



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

朱 虹 著

● 英国小说研究 ●

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

1813 — 1873

朱 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英国小说研究:1813~1873/朱虹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9

ISBN 7-5004-1938-4

I. 英… I. 朱… II. 小说-文学研究-英国-1813~1873
IV. 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4133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5 插页:2

字数:241 千字 印数:1—2000 册

定价:20.00 元

《英国小说研究》项目
编委会成员

朱 虹	文美惠
黄 梅	陆建德

本卷：朱 虹 著

内 容 简 介

为四卷本《英国小说研究》的第一卷，研究对象的时间限度为1813—1873年，大体上可以看作是从《傲慢与偏见》的问世到《米德尔马契》的出版这样一段时间跨度。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大作品和大作家相继出现。此书收文18篇，研究视角大多抓住作家作品的突出特点。文学批评与文化历史批评相结合，文章时时闪烁智慧。这些论文通过研究者女性立场的阐述，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容。

前 言

四卷本的英国小说研究包括了英国 19 世纪以来从奥斯丁到匹姆的代表性作家。本卷的时限定为 1813—1873，大体上可以看作是从《傲慢与偏见》(1813) 的问世到《米德尔马契》(1871—1872) 的出版。也可以看作是从击败拿破仑 (1815)、结束英法战争、赢得和平发展的时间到第二个议会改革法案的通过 (1867) 巩固了民主改革的成果。这半个世纪一般被认为是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主义政治的保护下长足发展的黄金时代。以维多利亚女皇 (1819—1901) 命名的这个时代，实际上是指世纪上半叶的历史阶段，虽然女皇 1837 年才登位。而她逝世时，世界已进入了 20 世纪。在 19 世纪上半叶的这段时间里，英国社会发展的重心由农业转向工业、由乡村转向城市。正如盖斯凯尔的小说《南方与北方》中所描写的那样，农业的南方及其传统不得不让位于工业的北方及其新的价值观。同时，社会的组织管理职能从狄更斯早期小说《奥利弗·退斯特》里描写的那种为所欲为的教区执事而转到中央政府手里。狄更斯晚期小说《小杜丽特》中所描写的“拖事部”便是这类部门的一个缩影。1851 年，伦敦举行第一个世界博览会，在阿尔贝特亲王亲自参加设计的“水晶宫”里，新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琳琅满目，向全世界宣布英格兰站在世界文明之巅。

当时，大英帝国的版图辽阔，从北到南它的统辖普照了抗寒的松柏和耐热的棕榈。源源不断从殖民地流入母国的财富似乎属于世界永恒秩序的一部分，也是许多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的当然

成为

背景。《曼斯斐尔德庄园》里出身贫寒、寄人篱下的少女芳妮·普莱斯在庄园奢华的小世界里经受了道德考验，而庄园里的奢华恰恰是以庄园主在西印度群岛安提瓜上的产业为基础的。同样，若没有叔叔爱尔先生远在马地拉岛经营酒业发财为她留下了两万英镑的财产，简·爱又怎能以独立女性的身份出现在罗契斯特先生面前？落魄的匹普（《远大的前程》）去了埃及经营茶叶，而失意徬徨的亚瑟（《小杜丽特》）去中国经商。至于到殖民地去谋个官差，那更是打发碍手碍脚年轻人的法宝。《名利场》中利倍加的丈夫就被斯泰恩爵爷打发到考文垂岛当总督。《米德尔马契》中的詹姆士爵士也想远远地打发掉碍眼的拉迪斯拉夫——“为他花点钱，让他当随便哪个殖民地总督的随员。”总之，维多利亚时代，这看来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时代，一个自信的时代，人人都有“远大的前程”。

政（这个维多利亚时代也是一个困惑的时代、充满危机感的时代。达尔文主义迫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和自己作为“万物的灵长”在世界上的地位。安利干教，即英国国教的凝聚力正在消失。新的教派林立；福音派吸引小生产者（见《亚丹·比德》），而知识界的所谓“牛津运动”导致“高教派”乃至天主教影响的抬头。全社会经历着信仰危机。乔治·爱略特还在青年时代就从德文译了《耶稣传》，该书第一次把耶稣基督处理为一个历史人物，把天神还原为凡人。

在信仰危机的同时，新兴的工业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也带来了耸人听闻的贫困与犯罪。社会分成互相陌生、互相敌对的“两个民族”（狄思累利语）。他们之间的思想观念、道德习俗、宗教和政治乃至习惯用语是如此的不同，置身于工人中间的教士的女儿玛格丽特·黑尔小姐发现自己必须“学一种不同的语言、凭一种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一切。”（《南方与北方》）到处弥漫的金钱拜物教树立了新的道德标准——贫即罪。（穷人被关进济贫院——

“穷人的巴士底狱”。可是贫穷引起的瘟疫却蔑视贫富区别、抹平一切等级，像上帝的诅咒一样降临沉溺于享乐的城市。有识之士忧虑地提出“英国状况”问题。英国在资本主义经济催化剂的作用下早已今非昔比。原来贫瘠的土地上新工厂的烟囱拔地而起，使地产生成十倍、成百倍地增值（《监护人》）。纵横交错的铁路线改变了英格兰的地貌，也改变了一代人的时间观念和距离观念（《米德尔马契》）。原来管家婆的儿子朗斯威尔现在是堂堂正正的厂主、企业家，与戴德洛克爵爷平起平坐（《荒凉山庄》）。这一切变化是好是坏？它将把英国引向何处？当时的有识之士思考着这些问题。卡莱尔（1795—1881）早就感叹现金交易成为人与人之间唯一的纽带，而狄更斯在卡莱尔《法国大革命史》（1837）的启发下写出了《双城记》（1859），以想象中仇恨的暴发来向英国社会提出警告。当时具有真知灼见的文人学者和教育家麦修·阿诺德（1822—1888）就告诫人们要警惕市侩主义的腐蚀。他反对对机械、对物质的迷信，提倡文化和精神价值。在他晚期著名的论著《文化与无政府》（1869）中，阿诺德借用17世纪作家史惠夫特的原话，推崇“温馨与光明”。阿诺德对英国社会状况的反思集中地表现了一代有识之士在新现实面前的困惑、焦虑和厌恶。他像一位现代先知似地大声疾呼，人若赚得全世界而赔上自己的灵魂，那有什么益处呢？”^①因此，关于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借用狄更斯的话而深深感叹：“那是最昌明的时世，那是最衰微的时世；那是睿智开化的岁月，那是浑沌蒙昧的岁月；那是信仰笃诚的年代，那是疑云重重的年代；那是阳光灿烂的季节，那是长夜暗暗的季节；那是欣欣向荣的春天，那是死气沉沉的冬天；我们眼前无所不有，我们眼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径直奔向天堂，我们都径直奔向另一条路——简而言之”，狄更斯写道，法国大革命前夕的那个时代同他自己的时代如此惟妙惟肖，简直就是维多利亚时代

① 参见《马太福音》第16章第26行，《马可福音》第8章第36行。

的写照。^①对于后世的读者来说，或许这个描述还能概括他们自己的时代。

维多利亚时代也是英国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英国文学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小说家在同一段时间同一个文学园地里大放光彩，致使马克思备加赞赏地称他们为“才气横溢的一代小说家”。这批作家风格各异，从奥斯丁理性的嘲讽到司各特浪漫情怀的历史透视，从勃朗特姊妹奔放的想象到盖斯凯尔忠实朴素的描摹，从狄更斯的夸张与象征到萨克雷、爱略特的心理分析……总之，从奥斯丁到爱略特的一代小说家谱写了英国小说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早在世纪之初，司各特慧眼独具，第一个看出奥斯丁出手不凡，虽然奥斯丁在“二寸象牙”上的描绘与司各特自己的大手笔相去甚远。司各特自称受爱尔兰女作家玛丽亚·艾支渥斯的影响，而盖斯凯尔的《玛丽·巴顿》吸收了司各特《中洛辛郡的心脏》的某些成分。狄更斯与萨克雷两位巨匠则并驾齐驱，既暗中“较劲儿”，也互相观摩。柯林斯是狄更斯的追求者与合作者，而盖斯凯尔满怀钦佩地为夏洛特·勃朗特作传。被誉为“英国的巴尔扎克”的多产作家特罗洛普则在《自传》中用大量篇幅论自己的同代小说家，最早把这批才气横溢的作家作为一个辉煌的整体载入史册。

维多利亚时代是个读小说的时代。特罗洛普说过“我们成了一个读小说的民族，”并在《自传》里写道，“前后左右，楼上楼下，在城里的公寓和乡下牧师的庭院里，不论是年轻的伯爵夫人还是农家姑娘，也不论是老于世故的律师还是毛毛糙糙的大学生……人人都在读小说。”^②当时城市迅速发展，大众的文化水平

① 见《双城记》张玲、张扬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② 《自传》，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普遍提高，印刷术革新，出版费降低，图书馆遍布城镇……总之，条件成熟，大众都要读小说。狄更斯分期出版的小说每新的一期出版便被抢购一空。人们还蜂拥而至听他朗读自己的小说选段。《简·爱》的出版引起整个伦敦文化界的轰动与猜测，致使三姐妹中的两位不得不亲赴伦敦证明自己的身份，以正视听。柯林斯的《白衣女人》不但一版再版，而且掀起一股“白衣女人”热，乐曲、衣帽服饰纷纷贴上“白衣女人”的商标。所有这一切都传为小说史上的佳话，突出表明了当代著名小说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偶像地位。

英国文学史上没有一代人像维多利亚小说家那样与广大读者水乳交融。销路一度超过狄更斯的柯林斯在“论无名的大众”（1858）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的小说家与大众读者的互相依存：“一个巨大的读者群被发现了，下一步是……教给这个读者群如何读书……”。柯林斯预言道：“一旦这个读者群发现他们需要一个伟大的作家，那个伟大的作家就应运而生并会获得空前的读者”。这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对当时现实的精辟概括。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正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伟大的作家。他们娱悦读者又教育读者。读者的趣味左右了作家，而作家又影响读者趣味的取向。关于读者和作家的关系，还是特罗洛普说得好：“作家必须娱悦读者，否则他就一钱不值。他还得教育读者，不论他愿意还是不愿意。”“教育”的方法，按特罗洛普的话说，就是要做到“使美德富有魅力，使恶德令人望而生厌”，而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描写的真实”和“性格的真实”。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描写的真实”把读者带进纷纭的世界，而“性格的真实”则展示了世界文学史上少有的丰富多姿的人物肖像画廊。两者的结合令读者哭、笑、震惊、怜悯、恐惧、振奋、绝望、在精神上上升腾、在思想上超越……作家像上帝那样操纵读者的情绪、启迪他们的心智，达到娱悦和教育的双重目的。作家展示了人生的戏剧、人类的欲望和社会的风俗，而从不逾越所谓维多利亚主义

的道德规范。中产阶级家庭可以老老小小围坐壁炉前朗读狄更斯的作品而其中没有一字使少女脸红。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就是这样在大众读者口味的期待下、在中产阶级道德的禁锢和出版形式（分期连载）的限制下创造了伟大的艺术，在精神上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继承和发展了18世纪的小说传统，吸收了菲尔丁“散文滑稽史诗”的历史眼光、理查逊书信体小说的心理分析和哥特小说感情的奔放，创造了更丰富、更壮观的小说遗产。在题材的分类上有“社会状况”小说如《艰难时世》、《南方与北方》，有历史小说如《中洛辛郡的心脏》，有犯罪小说如《奥利弗·退斯特》，有世态小说如《如此生活》，有教会小说如《巴塞特郡纪事》系列，有地方色彩小说如《剥削世家》，有自传体小说如《简·爱》，有破案小说如《月亮宝石》，有情节剧式的通俗小说如《奥德利夫人的秘密》……这样数下来我们就会发现，英国19世纪小说中的许多经典之作倒反而排不上位置了——《名利场》、《荒凉山庄》、《米德尔马契》既有历史又有现状、既有悲剧又有喜剧、既有谋杀又有哲理。这些代表了19世纪英国小说精华的多头绪的庞然大物、亨利·詹姆士所谓的“松松垮垮的大怪物”，它们是无法归类的，正如上面列举的作品实际上也难以归类一样。它们是大写的“小说”，人心的写照、世界的缩影。小说作家揉合了诗人、戏剧家、艺术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幽默家、语言大师和说故事人的特点于一身，他是一切人的知心朋友，基督徒和异教徒，高雅之士和卑贱之徒，本国人和外国人，当代读者和后继的世代。

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伟大，首先就在于它对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的艺术的把握。阿诺德曾在一篇为人文学科和美文学辩护的演讲中提出过，“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是“评价生活”的基础。这一代才气横溢的小说家，他们为认识社会状况而打破阶级

鸿沟，到另一个陌生“民族”的国度去探险。也正是他们，为认识生活状况而掀起中产阶级家庭安乐窝的屋顶，揭开以男权统治为基础的家庭的黑暗、财产纠纷、性暴力和伪善。还是这一代小说家为认识生存状况而借助荒诞、象征和奇想以求传达出日趋严重的非人化倾向。另一方面，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多头绪小说里，各类人物的命运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互相牵扯、互相影响，从形式上和内容上都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发展和小说发展中的民主化倾向。《荒凉山庄》中尊贵的戴德洛克夫人和扫街的小懒子乔的命运不是奇妙地交叉了吗？维多利亚时代是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而多头绪的小说作为一种文化媒介予以容纳，给以统一：传统与革新、过去与现在、信仰与怀疑、反叛与就范、浪漫的放纵与循规蹈距的稳定、道德化与反道德……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创造了一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它比一个半世纪以前曾经存在过的那个英格兰更真实、更生动，以致我们每当提起那个时代社会，眼前就会出现某些小说里的著名场景——雾蒙蒙的伦敦贫民窟、使人眼花缭乱的浮华世界、咆哮的神秘山庄。新历史学派早就认定，历史不过是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诠释过去文本的总和，而过去遗留的文本中，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要算是最丰富的一种了。因此，若论“认识世界”的功能，那绝不是指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为历史做脚注或图解，而是说，这小说文本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早在18世纪末，奥斯丁就在自己的早期作品《诺桑觉寺》中（1818年出版）借人物之口道出了小说的本质：“它们展现了智慧的最伟大的力量；作者用最精确的语言传达了对人生的最彻底的了解，而且巧妙地描述了其丰富多彩的各个方面，文中充满了最活泼的机智和幽默。”^①近200年以后的今天，昆德拉一脉相承，给小说下定义：“一种伟大的散文形式，借助实验性的自我（人物），

① 冯钟璞译，见《奥斯丁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66页。

去发掘存在本身的某些主题。”^① 这就是说，小说立足于时代社会却说出永恒的、普遍的人生人性的真谛。“凡人类的一切对我都不是陌生的”——这完全适用于维多利亚一代小说家的艺术。它不但引导人们去“认识世界”，而且还引导人们去“认识自己”。匹克威克式可笑可爱的傻子、大卫·考柏菲式的个人奋斗者、多萝西亚型的理想主义女性……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塑造了贯穿古今的永恒的典型形象，描绘了他们和她们各色各样的“天路历程”。奥斯丁嘲讽了人们自己对自己的幻想，但还给他们留有余地。爱略特在自己的那些头绪纷纭的长篇中以希腊悲剧的严酷与执著把灾难的根源追溯到人物自己的脚下，从而剥夺了他们在怨天尤人中可能得到的安慰。这些小说巨匠入木三分地揭示人们的隐秘动机，像萨克雷和特罗洛普那样，强迫人们正视自己。这便是盖斯盖尔说的作人至关重要的“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若说“认识自己，”这是最彻底的自我认识了，也是最深刻的、有普遍意义的教育了。近年的文学批评打破固定的阅读视角；相对主义、含混性和多义性取代绝对、单一的评判标准，作者的权威让位给读者的阐释，社会学的分析容纳文化的批评；阶级政治的观点不排斥性别的视角。这样，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就呈现了新的意义、新的风采。处在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变革时期”（丁尼生语），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表达了一代人对社会变化的心理反应，描写了人们的失落感、价值的困惑和方向的迷失，在盲目随俗与愤世嫉俗之间苦苦追求一种平衡。在这一点上，维多利亚时代的一批才气横溢的作家跟我们有共同语言，千真万确，是我们的同代人。

这个集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现在能够见书则依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劳动，现在此一并致谢。

^① 《小说的艺术》，纽约哈泼与罗出版社。

目 录

前言.....	(1)
简·奥斯丁和她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	(1)
婚嫁的“经济学”与“礼仪学”	
——再读《傲慢与偏见》	(29)
论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中洛辛郡的心脏》	
..... [特约] 文美惠	(38)
✓《简·爱》——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	(54)
○《简·爱》与基督教《圣经》	(63)
✓《简·爱》与妇女意识.....	(75)
✓禁闭在“角色”里的“疯女人”	(86)
山庄、田庄、复仇和书的角色	
——重读《呼啸山庄》	(95)
《阿格尼丝·格雷》与“等待”的艺术	(107)
市场上的作家——另一个狄更斯.....	(112)
《荒凉山庄》中的烟与雾	(128)
论萨克雷的创作道路.....	(142)
盖斯凯尔夫人和她的工人小说《玛丽·巴顿》	(163)
《南方与北方》	
——从阶级矛盾到文化冲突.....	(175)

威尔基·柯林斯和他的《白衣女人》	(186)
玛丽·布雷登：《奥德利夫人的秘密》	
——疯狂的女性与女性的疯狂	(205)
安东尼·特罗洛普和他的小说成就	(214)
乔治·爱略特和她的代表作《米德尔马契》	(254)
英国 19 世纪小说中的临终遗嘱问题	(274)

简·奥斯丁和她的代表作 《傲慢与偏见》

〔奥斯丁生于1775年，死于1817年。她是进入19世纪以后最早发表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家，而她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18世纪度过的，严格说来，她是跨世纪的作家，她的作品是两个世纪交替时期的产物。〕

奥斯丁生活在其中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英国社会发展上正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前期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渡时期。记住这一点，对我们了解奥斯丁的作品是很重要的。在当时，生产技术上的种种发明远远没有普遍应用，像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大工业城市刚刚在形成，乡村手工业者在机器工业的压力下痛苦地挣扎着，正像《织工马楠》中所描写的那样，但是还没有完全绝迹。19世纪初，英国对拿破仑作战使国内经济受到破坏，粮食奇缺，社会动荡，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总之，与19世纪中叶十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这时的英国社会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呈现着比较落后的面貌。尤其是在奥斯丁所生活的农村，旧势力的影响更为严重。在那里，由于还没有进行议会改革，政治势力都集中在贵族、地主阶级手里，等级界限十分分明，像我们在奥斯丁的作品里所看到的那样。如《爱玛》中的地主奈特利先生就是当然的地方治安裁判官，而《傲慢与偏见》中的咖苔琳·德·包尔夫人还像老式庄园主那样威风十足，处处干涉佃农的生活：在教区里，“只要哪一个穷苦人在吵架闹意气，或是穷得活不下去，她总是亲自到村里去调解处理，镇压制服，又骂得他

们一个个相安无事，不再叫苦叹穷”。^①

在当时，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事业也远远没有发达起来，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傲慢与偏见》中的彬格莱的财产是他父亲做生意赚来的，老头没有来得及购置地产就去世，留下的书笈寥寥无几。而望族的后代达西在他的庄园——彭伯里——却有几代人积累的丰富藏书，他本人还在继续购书，说“眼下这种日子，我怎么能疏忽家传藏书的建设？”^②，好像在当时那种人人追求发财致富、社会弥漫着铜臭味的日子里，只有依靠他那样的社会上层才能保持文化传统。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心理、这种状况对奥斯丁本人的文化教养、对她的创作，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817年奥斯丁逝世，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达起来以后的社会面貌她根本没有看到，她在世时，缠扰着40年代作家的所谓“英国状况”问题还远远没有提出来。她的作品所反映的仅仅是两个世纪交替时期的社会时态、风俗人情。我们不能把奥斯丁生活的时代同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如狄更斯、萨克雷的时代混同，不能把奥斯丁作品的社会内容同上述那些作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混同，否则就不能抓住简·奥斯丁的特点了。

奥斯丁出生并大半生都生活在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传统思想习俗比较顽固的英国农村。她的父亲乔治·奥斯丁是汉卜夏郡斯蒂文顿教区的教区长，兼管邻近的一个教区，靠着两个教区的收入，加上招收学生，养活九口之家，维持着农村中等阶层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在当时的英国，教区长的职务通常由当地大地主控制，保留给自己的次子或其他亲属作为一种比较“体面”的社会出路。老奥斯丁本人就是靠一位远亲的提携才获得教

^① 王科一译《傲慢与偏见》第193页，198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下称“中译本”。

^② 同上书，第44页。